

# 静子

[日] 佐野洋子 著  
鲁莎 译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JINGZI

# 静子

[日] 佐野洋子  
鲁莎译  
著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Shizuko San by Yoko Sano

Copyright © 2008 Gen San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

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2 by Jieli Publishing Hou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静子 / (日) 佐野洋子著; 鲁莎译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448-2503-0

I. ①静… II. ①佐… ②鲁… III. ①散文-日本-现代

IV. ①I313.65

###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4483号

责任编辑: 唐玲 美术编辑: 卢强 责任校对: 翟琳

责任监印: 刘元 版权联络: 董秋香 媒介主理: 耿磊

社长: 黄俭 总编辑: 白冰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
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
<http://www.jielibj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 [jielibj@public.nn.gx.cn](mailto:jielibj@public.nn.gx.cn)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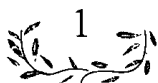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6.125 字数: 130千字

版次: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: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10 000册 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  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

我进屋的时候，母亲正背朝外躺在床上睡着。我把脸凑到跟前去看她，她依然闭着眼，嘴不停地蠕动着。母亲的牙全部掉光了，她那不停蠕动的嘴上布满了皱纹，不禁让人联想到把一块布塞进一个小洞后的情景。尽管她一直在睡眠之中，但她焦点涣散的眼神偶尔也会盯着某处一动不动。

“母亲——”听我这么一叫，她吓得哆嗦了一下，继而用充满恐惧的眼神打量我。“我是洋子啊！”等我说完过了一会儿，她才开始向四处看，等我又说了一遍“我是洋子啊”，她才直直地盯着我。“是洋子吗？哎呀……”她说着就把身子扭过去了，接着又说了一声“哎呀”。从这一刻起，在母亲眼里，我已经不是洋子了，也不再是其他任何人。

只要她心情好一些，我把带来的东西拿给她，问她想吃，她都会清楚地说：“想吃。”可吃的时候，那架势就像连盘子也要一并吃掉似的。母亲睡着的时候，有时听到一点声响就会睁开眼睛，可今天却只有嘴在不停地蠕动。于是我静静地站在旁边望着她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坐到椅子上继续打量母亲。她的身子裹在刚洗完不久硬挺挺的床单和被罩里。十年前母亲住我家里的時候，床单可没有这么整洁。

我连自己的床单一个月也只换两次左右。为此我一直只铺深蓝色或者带红色花纹的床单，因为它们不显脏。换洗被子可是一项繁重劳动，每换一次我就要为自己上年纪了而感慨一番，然后把头钻进被罩和被子中间去，累得浑身是汗。每当此时我都会心生感慨：“真不知道这种活儿我还能撑着干多久”，“谢天谢地，这种活儿起码现在我还干得动”。

母亲要是一直住在我家，恐怕就不会是现在这般干净利落的老太太了，我也不会像这里一样，把食物捣碎了喂给她吃，她也就吃不上像这里这般种类丰富的饭菜和甜点了。这个念头在头脑中闪现的一瞬间，我猛然发觉，其实自己早已抛弃了母亲。

我原本打算静静离开，可还是爬上了母亲的床，即便如此，母亲还是闭着眼睛，身子一动不动，只有嘴在不停地嚅动。我握着母亲的手，攥几下，摩挲几下，但她始终没把眼睛睁开。视线触及母亲指甲的时候，我一下愣住了，她的指甲透明而洁净。母亲曾经身体偏胖，短短的手指头原本是很粗的，可现在怎么会……

直到母亲老糊涂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我都没有再碰过她的手一下。记得在我四岁左右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牵母亲的手，我刚把手放进她的掌心，她立刻很不高兴地发出“切”的一声，然后猛地甩开了我的手。从那一

刻起我就下定决心，再也不去拉她的手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我和母亲紧张的母女关系开始了。

眼前这双手，就是当初粗暴地把我甩在一旁的那双手吗？在我看来，母亲的手应该是结实、胖乎、粗壮而显暗红色的。抚摸着母亲的手，我发现，母亲浑身上下只有指甲上没有皱纹了。如今的这双手又平又薄，骨头上紧紧地贴着一层皮，只要一摩挲，皮就会活动来活动去，可与其说是皮在活动，倒不如说是皱纹在四处游窜。我尝试着寻找恰当的比喻去形容，却始终没有找到。母亲的胳膊原来很粗的，可现在却瘦得只剩皮包骨，泛着青色的静脉就紧贴着这些皱纹向前延伸开去。

我可怜的母亲！您就是凭着这双手——自始至终就是这双手——活了一辈子啊！直到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！

在回家的车里，我一直哭个不停。进了家门发现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就钻进被窝里继续哭，可是因为实在停不下来，我就边哭边给小樱打电话。“你怎么了？”“我刚从我母亲那里回来。”“什么事啊？”“我母亲爱说谎。”“说什么谎了？”“她像沙知<sup>①</sup>一样学历造假。”“哈哈，这算什么大事啊？”“可是我不喜欢她这样嘛。她总是收拢着嘴故作高雅地说：‘小女就读于府

---

① 野村沙知代（1932— ），演员。曾于1996年参选日本众议院议员，在选举公报中称自己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。1999年遭到学历造假举报。

立第二小学的。’其实我上的是私立的女子学校。那所学校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嘛。还有，我们住的地方明明是牛込柳町，可她却只说住在牛込。后来越说越离谱，接着就成住在四谷，最后就成了麹町了。”“哈哈。”“还有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说，母亲你说谎，她就说，你这孩子真可恶，你难道不知道说谎有时能够带来方便吗？然后就扇了我一耳光。”“哦，不会吧。”“她说我和我父亲一个样。”

父亲的手上肉很薄，又平又大。在严冬的北京，当地面结冰的时候，父亲会把自己的手当做手套，在他外套的衣兜里一直握着我的手。

我的脚尖冻得没了知觉，疼得快哭了，我说“脚，脚”，父亲说“蠢货，给我忍着”，但是却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和父亲外出的时候他也一直拉着我的手。我任何时候都能回想起父亲那又薄又平的手的感觉。我和母亲则没有一起外出过。

后来连父亲的手也没得牵了，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我忘不了他那双又薄又平的手。那年我十九岁，母亲四十二岁。家里有四个孩子。我最小的妹妹才七岁。因为当时家里住的是机关宿舍，所以父亲死后，我们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。

“再后来我长大以后就一直没在她身边。我特别讨厌母亲。”“我知道的。”“后来，她七十多岁的时候不是来我家了嘛，有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说了她。我那个时候也真够可以的，竟然把人家的退路给堵上

了。”“我能明白。”“我责怪她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要那么爱慕虚荣。母亲哭着说：‘可能因为我自卑吧。’”

母亲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虽然是我惹得她，但还是放心不下，过了一会儿我打开母亲的房门。母亲斜着坐在床上，用衬衫的下摆掩着脸，仍然在那里不停地哭着。母亲边哭边说：“你怎么能在别人面前那样说呢？”“别人？那个人和我可是夫妻啊。”我一边说着一边想，是啊，怪我不好，可我还是禁不住觉得奇怪，到这个时候还在顾及面子啊！

母亲在别人家里非常客气，她会老实而高贵地把身子缩成一团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但她就是这样的。父亲死后，她从自己盖的房子里被唯一的儿媳妇给赶出来。母亲嫁给我父亲之前是在东京长大的，那片土地几十年来都是母亲生活的地方，母亲已经在那里扎了根。我为母亲的境遇感到可怜。母亲一整天都在给那片土地上的朋友打电话。一个月的电话费竟然高达六万日元。看到发票的时候我就想，十万日元也好，二十万日元也罢，想打就打吧，真是可怜。我非常非常生弟媳妇的气。在我和母亲心情都好的时候就会一起说我弟媳妇的坏话。从中我完全感受到了母亲的万念俱灰。可说谎是我绝对不允许的。

“你母亲多了不起啊。”“是啊！”“母子之间就是那样。”“可我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啊。你没有过这种事情吗？”“别说了。”“说嘛！”“我每周六都会去见她一次，一直如此。后来我嫌烦，于是就和母亲说，我很



忙，不能每周都来看你。母亲说，明白了。然后，过了十天左右，我放心不下她，打电话过去，一听声音不对，马上就赶过去看她。她发烧烧得很厉害。我带她去医院，然后……稍等，我去拿点纸巾……”“后来呢？”“就这样，过了两个月她在医院死掉了。她在我去之前身体就很糟糕，可是因为我说了那番话，她就一直忍着来着。”

小樱在电话另一端抽泣着，我在这边也哭了起来。“……那时你母亲多大岁数？”“八十二岁……”“是吗？不过我更可恨，至少你特别爱你母亲，不是还向公司请了两个月的假，发疯似的为她按摩身体，照顾她来着吗？”“可是，如果当初我没说那种话，她或许……就不会死。”“我呢，虽然现在在反省和哭泣，但是我在母亲说‘可能因为我自卑吧’的时候，心里就舒坦多了。你不觉得我很过分吗？啊，讨厌，讨厌死了！我也得拿点纸巾了。啊，用完了。大家都和咱们一样吗？”“咱们好歹还能为此后悔和哭泣。有的人对这种事情根本理都不理。”

樱子的情绪好些了，可我挂了电话也没能缓过来，我对母亲说过的话如同泉水一样奔涌而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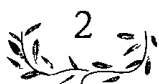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是离开清水到我家的，可我竟然和她吵架，还对她大声喊过“你别在我家待了”！我从住宅小区的窗户看着母亲，一直盯着她的背影。母亲穿的是一件褐色带花纹的连衣裙，低着头，慢吞吞地走着。那时母亲已经过了五十岁。我简直连禽兽都不如。

我蒙着被子哭个不停，可是再怎么哭，我的罪过也没有因此得到减轻。在养老院母亲的床边，我说过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”，可又有谁会原谅我呢？我都不会原谅自己。我感到无地自容，狼狈至极，我决定去北轻井泽，把北轻井泽的房子锁上以后再回来。等我到家的時候，已经是深夜了，家里的暖气也坏了。

暖气公司的人来之前，我一直待在新井先生家。只有新井夫人在家。

“天气变冷了啊。天一变冷我有时就会想起往事。我上面是两个男孩儿，下面是两个男孩儿，中间我一个女孩儿，正好中间是女孩儿。我是在母亲身体衰弱以后才去看她的。去了一看，大冷天竟然开着窗户。我说天这么冷怎么能开窗户呢，就把窗户关了。我对嫂子说，窗户开着不冷吗？结果她说：‘是婆婆不让关的，她说这样纪美子来的时候能够看见了。’窗户开了好几个小时，就是为了等着我来。母亲已经卧床不起了，即便是这样她依然想亲眼看着我来。”

新井先生的夫人用双手擦拭着眼睛。“您母亲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？”夫人扳着手指数了数说：“去年是十三周年忌，我今年七十三岁。”然后她用手指算了一会儿说：“她那时是八十五或者八十六吧。差不多是这个岁数，没错。”说着又用手指擦了擦眼睛。



“二战”结束后的六十年，不知是为了告别过去，还是出于反省，或是为了自我辩护，电视上经常会播放一些纪录片，有时会出现战前银座的画面。

昭和<sup>①</sup>初期，男人和女人都戴帽子，西服非常端正而传统。美丽的女士和戴帽子的男士稀稀拉拉、恰到好处地走在银座大街上。行人稀疏得正合时宜，柳枝轻轻地随风飘拂。银座的建筑也非常漂亮而稳重。估计是昭和8年左右吧。

要说起来，我家的影集里也有好多张母亲打扮成这种摩登女郎的照片。那是她特意和几个朋友到照相馆里照的，流逝的时光已经变成了黑褐色，这种颜色正是大正<sup>②</sup>时期的梦幻颜色。

没错，妈妈曾经就是摩登女郎。

头上斜戴帽檐很大的白色帽子，身上穿着下垂的贴

---

① 日本昭和天皇在位时的年号。时间跨度为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。后改元平成。

② 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时的年号。时间跨度为1912年7月30日至1926年12月25日。

身薄礼服。那时的摩登女郎造型过了几十年依然新颖而时尚，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看到自己穿着七十年代的服装照的照片时，我也会佩服自己当时竟敢穿这种下摆肥大的喇叭裤。我想其他人看到的时候肯定也会觉得害羞。

可是，那些摩登女郎和摩登男士的照片中的西装却是很帅的。“逛银座”、“资生堂西餐店”、“银座尾张町交叉路口”之类说法我应该听过几百次。

还有摩登女与摩登男一起去郊游的照片。摩登男穿着一身白西服，戴着巴拿马草帽。四五个男女在河里的石头上或站或坐着，母亲穿的鞋子是复杂的杂色鞋。

每次看到母亲很早以前照的这种打扮花哨的照片，我都会感到一丝莫名的别扭。

小姨曾经说过：“我姐姐那可是用手轻拍着脸化妆的哟。我觉得好玩，于是就会走到近前盯着看。因为那时我还是孩子。姐姐一下子生气了，随手抓起个东西就扔过来。”

母亲这一点一辈子都没改。我小的时候也觉得母亲化妆时特别有趣。每当涂上口红，紧闭着嘴巴发出“嗯嘛”的声音，母亲的化妆就大功告成了，变得就像别人的母亲。

但是，看着那张昭和10年前后母亲照的照片，我还是觉得有些不自然。

父亲和母亲没有举办婚礼。母亲神志清醒的时候一直为此愤恨不已。父亲忽然被安排要到外地赴任，母亲

追着跟了过去，所以没能办成婚礼，倒不是因为他们两个身份有别或者是父母的反对。

那时他们由恋爱到结婚，关系进展得异常迅速，不过母亲的条件其实不适宜相亲结婚。在这一点上小姨也是一样。母亲将不利条件视作无物，而小姨则完全接受下来，并与之共度一生。

据说在我小的时候，每次她们姐儿俩吵架，母亲肯定会说：“我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你看你，只能从后门进来。”母亲长着一张圆而肥大的脸，小姨则是如同可口可乐瓶子一样的长脸，如同一个站在南，一个站在北一样，她们俩的性格截然不同。

但我和小姨感情好。

“二战”结束以后，化妆品什么的都没了。可母亲还是坚持涂着口红。母亲穿一身用被面做的条纹裙裤，我家住在稻田里的时候，她依然对着带有裂纹的镜子紧闭嘴唇“嗯嘛”着化妆。那是一管又黑又小的口红。后来才知道口红的牌子叫米切尔，在我看来，那是一管如魔法般永不消失的口红。

非常奇怪的是，我们姐妹只要聚在一起就肯定会提到母亲和小姨的话题：“她们俩，长得那么难看却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妹妹说：“因为母亲的长相在昭和初期很流行。”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，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红酒宣传海报，上面画着一个女的，圆脸，脖子下面袒露着弹性十足的

胸脯，手里拿着红酒酒杯。

“要说像的话是有点儿像，但也并不是说只要丰满就行了。”“农村长大的父亲不了解这两者的区别，误以为丰满结实就是东京的美人了呗。”“那么，小姨呢？明明长得又瘦又高，脸长得像收起来的伞一样。”“她认为自己很受男人欢迎呢。我觉得男人也挺不容易的，没有可以赞美的地方，就只好赞美局部了。她就曾经说过自己白眼仁儿放光，还说别人因此夸她性感呢。”“竟然炫耀自己的白眼仁儿，这还真是头一回听说。”“咱们那位小姨，一副大长脸，后脑勺平得像悬崖峭壁，可好像还是有奇怪的男的说：‘良子小姐得脑袋长得真好看。’看不到的地方也去赞美，是不是很逗？”“可是现在小姨还认为自己的脑袋长得好看呢。”“她们两个是不是没有所谓的‘客观性’啊，小姨的嘴大得和加藤清正<sup>①</sup>有的一拼，嘴都占到脸的一半了。”“不过，明明是丑八怪，却认为自己受欢迎，一辈子都这么过就幸福了。”“没错没错。”

母亲来东京的时候，经常住在一进门旁边的榻榻米房间里。我的儿子说：“外婆的房间里有她特有的气味儿。”“什么气味儿啊？”“化妆粉的气味儿。”

没几天我必定会和母亲吵上一架。母亲说我：“你啊，说这种话是要遭报应的。”然后，她用纸巾擤着鼻子，擦着眼泪，进了榻榻米房间。她好长时间不出来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加藤清正（1562—1611），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。少年时起侍奉丰臣秀吉，屡建奇功。

我心情也不好，于是就对孩子说：“你去看看外婆。”过一会儿回来我问他：“外婆在房间里干吗呢？”“化妆呢。”我想：对母亲来说，化妆就是生存本身吧？

我发觉母亲痴呆程度加深是在她来到我家半年以后的事情。

出门的时候钱包里装了一万日元，回来的时候只剩一千日元左右了。而同一种新口红她有两支。我的小妹说：“母亲在化妆品店被人家骗了。”“是不是买别的东西了？”“没有，我去豆腐店买豆腐时，她只去了化妆品店啊。”

有一次，我故意跟在她后面，等着她出去买化妆品。结果找回的零钱只有硬币。我走进店里说：“我认为我母亲给您的是一万日元。”店里的老头听我这么一说，一声不吭地把五千日元扔到了收银台上。在钱的问题上母亲是很有数的，可是买东西时受骗了自己竟然不知道，想到这里，我顿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

如今，在没有一个熟人的东京街头，“逛银座”、“资生堂西餐店”都已不复存在了。

母亲那时腿关节积水，看上去很疼的样子。在清水的时候，她经常请人为她抽出积水，并敷上湿布。我家附近有家整形外科医院，出了门口一直走，第四间房子就是。“幸亏离得近！”母亲也这么说。可是有一天，在门口拐角处，我发现母亲呆呆地站在那里，长时间地

就那样一直站着。母亲在家门口迷路了。

母亲刚来的时候，我买了一辆带轮子的购物车，盖上盖子就能做椅子用。“往那边走有一个公园，正开着樱花呢。你可以推着这个去散步。”“我才不呢，那岂不是和老年人一样了吗？”母亲一次都没用过。我真恨不得对她说：“你可不就是老年人吗？”那时她还是那么好面子。

搬进养老院的时候，母亲身体还好得很。她会约人一起去散步。晚饭的时候会盛装打扮一番，戴上项链，漂漂亮亮地化上妆。

与一个人孤单地待在家里的时候相比，母亲看上去似乎更有活力。她是一位干净利落的老太太。我妹妹带她去美容院，把头发也染了。那家美容院只有二十六个房间，虽然小，但很整洁，设施齐备，环境很好。我最不喜欢母亲在养老院的花盆前面一直站到我的车看不见了为止。我成了把母亲丢在弃母山上的人。

母亲和隔壁房间的人很快就熟络了。每次我去的时候，她都在和隔壁的细野女士喝茶，看上去非常开心。细野女士说：“我儿子去了荷兰，所以很难来看我一趟。他在阿姆斯特丹。”“啊，我也去过那里。”母亲说。我记得母亲根本没去过什么阿姆斯特丹，不知道她是老糊涂了，还是在吹牛。再来的时候，细野女士说：“我女儿在美国，所以……”我也搞不懂她是糊涂了，还是在向我显摆。细野女士和我母亲同岁，在我看来，细野女士比我母亲头脑多少清楚一些。



没过多久，我在母亲房间的时候，门口有人说：“佐野女士，我是细野，能进来吗？”母亲一听，满脸不高兴地把手在面前挥了挥：“跟她说我在睡觉，在睡觉。”我把门开了条缝说：“细野女士，我母亲睡着了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细野女士转过身走了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不禁心中一颤。住在这里的每个人，背影都是一样的。

“她老是这样，真是烦死我了，一个劲儿地自吹自擂。”母亲，你还不是一样，为了炫耀甚至不惜说谎。不过，我能明白人为什么要炫耀。也可能女人的一生就是以虚荣和炫耀为中心，若无其事地进行着社交活动吧。

打开母亲的大衣柜，里面挂满了明亮鲜艳的西服。小柜子里面，衬衫和毛衣叠得整整齐齐。母亲在收拾摆放物品方面是一把好手。

三面梳妆镜前摆放着相当于我五倍左右的化妆品。母亲每次去食堂之前都会在三面镜前面重新化一次妆。

母亲对于钱的事情已经完全没有概念了。一般来说，大喊大叫地说自己的存折丢了，这是得了痴呆的人必定都会经过的阶段，但母亲不是这样。

任何时候，母亲的装束都是一丝不苟的，并且品位都非常庸俗。

在母亲身体还好的时候，有一次她高兴地对三个女儿说：“我死了以后，你们三个肯定会争抢我的衣服的。”我虽然没吱声，但是心想：“您饶了我吧，给我钱我都不要。”可是如今回想起来，母亲穿的确是与自